

荆州晚报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微型小说

回崔敏

## 讲故事

老雉跑长途,货车,不拉人。偶尔也捎带脚,磨磨牙,但你得说出个一二三来,老雉满意了,上车。概率一般般。因为跑长途的家伙,自诩见多识广,多少就有些促狭。而老雉呢,即使在同行中间,都以怪吝闻名,难度可想而知。

这天在山里绕弯,刚爬上一道梁,有个半大小子拦车,说俺姐病了,在县城住院,人已经不行了……

“你姐咋了?”  
“头疼,她天天喊叫,烦啊烦的,都烦死了。”  
“跟我讲故事?我比你还烦!”

老雉一踩油门走了。爬上第二道梁,有个老头儿汗流浹背,直招手。老头儿说,俺姑娘脑子不好使,走丢了,这沟沟峁峁的……

“丢了?”  
“是,寻了一整夜,有人见她沿着这条道走的,师傅……”

“跟我讲故事?赶紧打110呀!”

老雉一踩油门又走了。爬上第三道梁,果然有个姑娘招手,模样儿俊俏,只是神色疲惫,略显慌张。姑娘说,大哥,我是逃出来的,人贩子将我卖给了一户人家,是个傻子,你行行好,捎我一段吧?

“走——”

车到了县城,姑娘千恩万谢,消失在了人群里。老雉却完货,钻进路边的饭馆,要了两笼包子,一碟花生米,半斤老白干。旁边,有两个民工模样的人,脸红脖子粗的,直嚷嚷。其中一个鬍毛说,我媳妇跑了,来县城找她的相好,听说是个厨子……我爹,还有我兄弟,赶了几十里山路,没撵上……

“你想咋弄?”  
“咋弄?我一趟街一趟街的找,抓住那狗日的,腿给她打折了。”

讲故事,怎么到处都是讲故事的?老雉点着一根烟,眉头拧成了一疙瘩。

七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上午还艳阳高照,到了下午电闪雷鸣,暴雨如注,天麻麻黑,又飘起细小的雨丝。老雉在客栈歇着,晚上十点,货装满了,拍拍屁股,走人。这鬼地方,说啥也不能待了。

从县城出来,一路下坡,有人挡住了去路,拿一柄锹,在空中挥舞。老雉拼命憋着喇叭,速度下来了,但没停,不敢停,舞锹的正是鬍毛。鬍毛往后闪了闪,打着翘翘,老雉将半个身子探出了窗外。

“找死啊你?!”  
“路断了,前面的桥刚刚垮掉……”

跑这讲故事来了?媳妇没找到,想打劫对不?老雉一踩油门,货车轰轰隆隆,溅起的泥浆,扑了鬍毛一身。

当老雉发现黑洞洞的桥面已经来不及了,货车带着巨大的惯性冲向河里,他张大了嘴,血往上涌,头发耷耷老高。

李伟昏睡了三天三夜

往家赶时,“哗哗”地下起了大雨。还未到楼前,远远地就看见楼门口聚了一大堆人。大雨中,有的打着伞,有的披着蓑衣,有的头顶着竹编的斗笠,有的什么避雨的都没有,就直直地站在雨中。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就猛地跑过去,冲进了人群中。只见李伟被打倒在雨中,双手抱着头一动不动。四五个民工围着他,有的用脚踢,有的用拳头捶,边打边骂:“你给不给钱?不给,老子今天打死你!”

阿莲和黄健在李伟身边左挡右推,哀求他们别打,却一点用也没有。

“别打啦,我给你们钱。”我大叫着,扑在李伟身上护住他。

“不打,钱呢?”  
“这有6000元。”

我把钱和存折一起给了工头。  
“6000元?6000元有什么用?他欠了我们6万。”

我摘下了项链和戒指,又摘下手表,说:“这都是钻石的,值一万五,你们拿去当,还有这手表。现金是没有了,求求你们,别打了,他也是没办法,他不是故意不给,你们知道的。”

“小姐,不是我们狠,我们的人连吃饭的钱,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工头收了存折、戒指、项链和手表,口气缓和下来。

“屋里还有两台电脑,一台冰箱,一台彩

名家新篇

回肖复兴

虽然都是金牌,但是在奥运会的300余枚金牌中,含金量其实是不一样的。在我看来,含金量最高的,一是游泳,一是田径,一个放在奥运会赛程的前半截,一个放在后半截,支撑起奥运比赛的上下半场的高潮,衡量着各国体育实力强弱的真正意义。那是力与美在速度和节奏之间的体现,是人类征服海洋和大地意志与理想的象征。尤其是女子游泳比赛,碧海蓝天的映衬,给人以美人鱼的美好联想,又多了一层线条妩媚的独特艺术魅力,向来是奥运会最吸引人的所在。

所以,懂体育的人,别的比赛可以不看,奥运的前半截的游泳不可不看。雅典奥运,女子百米蛙泳比赛,中国队将有罗雪娟出场。谁都知道,中国游泳自从巴塞罗那奥运会有过庄泳、杨文意等五朵金花的辉煌之后,一直在走下坡路,到了悉尼奥运颗粒无收的惨败,一直被国际泳界所议论纷纷,乃至对我们巴塞罗那所获得的金牌都进行质疑。8年没有尝到金牌的滋味,已经够难受的了,还要多一层眼角斜视的怀疑,那滋味无法忍受,却已经忍



赵老脾气暴躁,不论大事小事稍不顺意,就大发雷霆,严重者可能为了一句闲话而砸桌子摔椅子。上高中时,我们几个师从他学画国画。他给其中一位学妹多改了几次画,不知哪位长舌头的添油加醋学给了师娘。师娘的脾气比赵老还大,她除了砸东西,还砸人。第二天,赵老白嫩的脖子上就多了几道红色的抓痕。赵老在画室里把笔墨纸砚摔了一地,指着我们的脑门把我们个个骂得狗血淋头,事毕,他坐在太师椅上长叹:“夫妻本是同林鸟,巴得天明各自飞……”

赵老除了脾气暴躁,他的才学在我们当地还是公认的,他的仕途还算得上顺利,短短几年,由一个带国画的普通教师荣升为院校校长。他的每一次职务升迁,我们几个各奔天涯的学姐学妹们都在关注着他的“天明各自

### 独家连载

## 我要富贵 (四十一)

林雪 著

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  
新一代知识精英“玉石”们的私人版,最真实的“激情与梦想”  
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深情与执著,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

电,你们都抬走卖了吧,我们只有这些了。”

我从泥水里扶起了李伟,让阿莲夫妇在另一旁搀着他,进屋去。

整天蹲守在大厅里的房东夫妇,现在一点影子都不见了,我从没见过这样无情无义自私的人。

我和阿莲夫妇扶李伟躺在床上。

那些民工一件件往外搬东西,东西在一件件减少,我的心在一点点破碎。李伟来海口三年,我来海口一年多辛辛苦苦挣下的这点家业,就这么一瞬间全没了。想当时每买进搬回一样东西,我们是多么开心,心中有多少满足,对未来充满了多少希望啊!

阿莲端来水,我拧了条毛巾替李伟擦身。他浑身都是泥浆,头上、额上、脸上、手臂上、背上、腿上都是青紫的大包和血口。我的心疼得在抽搐,眼泪一滴滴滴在他的身上。曾经是那么潇洒

# 谁站在奥林匹亚的神庙前

受了那么多年。

在这样的急急风的锣鼓敲响之中,罗雪娟出场了。一个今年才20岁的姑娘,肩头上的压力过于沉重,眼前的一池碧水也仿佛一下子深不可测。这是没办法的事,谁让她陪伴中国游泳一直走到了今天,谁让中国体育一直就是这样意义重于泰山。罗雪娟命中注定要为中国游泳雪耻、正名,她要世界看看中国体育并不仅仅是靠着小球、射击、跳水等技巧性项目为自己赢得金牌,在传统而经典且一直是欧美天下的游泳比赛中,中国人一样可以一展身手。

压力和意义,使得体育的比赛一下子变得众人注目而精彩纷呈,没有压力和意义的金牌,便只成为了一朵金子做成的花,漂亮而金贵,却没有了芬芳。

好事尽从难处得,少年无向易中轻,罗雪娟在这样压力下跃入水中,100米,隔着自巴塞罗那奥运会12年的漫长距离,迸溅起浪花如雪,一朵朵晶莹闪烁,都可以定格成为一颗颗不甘与不平而跃跃欲试的心。罗雪娟最终夺得的这枚金牌,确实光芒四射,非常寻常。所以,赛后她说:“感谢那些关心我、喜欢我和憎恨我的人。”她说得意味深长。

在我看来,这是雅典奥运会最值得骄傲的一枚金牌。罗雪娟,值得我们尊重。在艰

感悟婚恋

回秦若水

飞”,除了得到些他又砸了些什么东西,师娘又给他留了些什么纪念外,再无其他消息。他任了院校校长后,业绩骄人,风光无限,“飞”的筹码已够,在我们心里,他们的“各自飞”是早晚的事,只是时间的先后问题。

再见到他时,他已经是繁华落尽,在一个科室里打磨着时光,空闲时间多是下下棋,写写字,画些淡雅的山水。和他谈了许多话后,话题自然落到师娘身上。赵老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师娘经历了一场大病后,现在也性情大变了。

俗语说,花无百日红。以赵老的脾气,在任期间难免得罪人,所以下台时,形成了墙倒众人推的局面。师娘气不过,就据理力争和他们大闹一场,结果血压升高,脑部出血。师娘父母都不在身边,女儿业已嫁人。住院期间,只有赵老一个人日夜陪护,几个月下来,师娘仍然整洁,赵老却眼窝下陷,白发丛生。夜深人静之时,两个人紧紧相拥,师娘流着泪说,爹亲娘亲孩子亲,都不如老夫妻来得真,像这

难而漫长的渴望中,在疑问和冷漠的雾霭里,在内外压力的交织下,有人在迷茫醉月,有人在椎心泣血;有人在把美酒赏尽,有人在把栏杆拍遍;有人在漫步朱门歌舞,有人在抒写青史文章;有人一直抚弄玉琴在匣,有人一直凝望长剑挂壁。我不敢说谁是前者,但我要说,罗雪娟是后者。

又一个四年过去了,北京奥运会即将开幕,罗雪娟却急流勇退,选择了退役,让我和很多喜欢她的体育迷惋惜。但我理解她并尊重她的选择,我知道她伤病缠身,常常会突然晕厥,只是我无法再在北京的奥运会上看到她那飒爽的泳姿了,但我相信她可以离开赛场,却不会离开体育的。

给我极大安慰的是北京奥运会的圣火传递活动中,有罗雪娟俏丽的身影,从报纸上刊载的照片看,她比以前更加苗条了,一米六七的个子,修长而亭亭玉立,她不再是出水芙蓉,却是玉树临风。她将要到雅典去,负责第二棒,从希腊著名跆拳道运动员亚历山大的手中接过奥林匹亚火种,传递到我们中国来。这是令人羡慕而骄傲的第二棒,她有这个资格,她应该站在奥林匹亚山的赫拉神殿前,那是体育的巅峰。世界上运动员不计其数,真正当之无愧登上这样巅峰的,并不多,罗雪娟是其中一位。我向奥林匹亚山仰望,向她致敬。

## 夫妻不是同林鸟

病床前,能时时相守,不嫌弃脏的也只有老伴啊。孩子们都忙,忙工作,忙家庭,忙交际……

病愈后,师娘落了个后遗症——腿脚行走不便,上下楼都得赵老半扶半抱。每天早晨和傍晚,小区内总能看到赵老搀扶着师娘在慢慢散步。两个人再也没有拌过一句嘴,更没有开过仗,倒像是新婚的小两口。

我们坐了没一会儿,赵老不停地看时间。我知道赵老是在惦记师娘,其实,家里有保姆照看着,也不会有什么事。赵老略带羞涩地笑着说,说实在话,这出来坐得时间久点,心里真是不踏实,越老越没材料了。我想起了他年轻时说过的那句话:夫妻本是同林鸟……他忙摇头打断说,夫妻不是同林鸟,而是相濡以沫的鸳鸯,这情分不能挂在半空树梢上,而应放在实实在在的地面上来经营。

望着赵老远去的背影,我不禁慨然,其实,不仅仅是夫妻感情,事业、友谊、爱情等,凡是有根的,都应该放在地面上脚踏实地勤勤奋奋经营。

后来,他整夜整夜地不睡,常常在夜深人静时,一个人悄悄翻身下床,悄悄溜出屋外,骑着单车,在海口的大街小巷狂奔乱窜。有时正骑得飞快猛然刹住车,跳下车弯腰双手举起单车,使劲摔出去,然后,对着空寂的街道和天空嗷嗷大叫,那叫声凄厉、苍凉、高亢、尖锐,像一只被困铁笼中的狼嚎。

躲在另一个角落里,悄悄跟随着他的我,看到这一幕,总是泪流满面。

白天,他的许多习惯也变了。他已不会从从容容吃饭夹菜,而是狼吞虎咽,三抓两塞,吃完,“叭”放了碗筷,说:“我饱了。”就下了餐桌。过马路上街,他再也不牵我的手,护着我,而是一个人匆匆冲过去,留着我在街那边发呆。

偶尔和人谈话时,他的手脚总是在不住地乱动,有时下意识地把手中的东西一点点撕碎。

阿莲敲门进来,递给我一沓钱,说:“这是800元,你们先用着。”

接过钱,我低着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长到二十几岁,我还从没有对一个人说过这么多感谢的话呢。

阿莲借给我800元钱,这让我感到自己很卑下,羞愧咬噬着我的心。

我把400元交了这月的房租,剩下400元在我袋中装着。

看着昏睡的李伟,我想我再也不能这样等待下去了,我们等不起。